

恕軒文鈔三編

信夫榮著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8

1



信夫粲著

魁輯文鈔三編

奇文欣賞書樓藏版

文庫 11
A1278
1

序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余之於文章。亦如是而已矣。余嘗著恕軒文鈔。初編。舉世以爲臭。嘻笑罵詈不已。既而著二編。人皆掩鼻而走。今又著三編。其三嗅而作必矣。然安知不有百世之後同

魁輯文鈔

三編 自序

奇文欣賞書樓

臭味者讀之而稱其臭如蘭乎。傳云。一薰一蕕。十年猶尚有臭。于嗟臭兮臭兮。吾有取焉。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

天倪居士信夫榮自識



序

柳田泉文庫

事之已成者可知未成者不得知也。文之已就者可見未就者不能見也。然亦有因其已成而知其未成。即其已就而見其未就者。蓋已成已就者未成未就之先聲也。丁亥冬吾友中島君以信夫

先生所著恕軒文鈔二編見示謂其
三編六指日付梓屬余為序余以未見
其文序何由作曰不然但觀此二編則
窺一斑可見全豹嘗一嚙可知鼎味何
必見文而後序哉余曰唯二及讀其二編
則淺見超乎議論新奇至其文筆之

古峭腹荀之潤博則又合左國班馬諸
家而融會貫通在諸家之文則庶不
悔且愈後而愈動則恕軒之三編較二
編當有更勝也何可不序

光緒丁亥冬十月駱鈞序并書



恕軒文鈔
三編 駱鈞序
二
詩文欣賞書畫

卷上
 與中村敬字論易書
 與井上哲二郎論原道書
 與某書記官論天狗書
 與清國駱鈞書
 答菅谷生書

恕軒文鈔三編目次

卷上

書

與中村敬字論易書

與井上哲二郎論原道書

與某書記官論天狗書

與清國駱鈞書

答菅谷生書

序

目次

恕軒文鈔
 三編
 音義
 目次

標註十八史略序

金聖歎批評水滸傳序

泰西道德確言序

唐宋八大家讀本鈔序

叙事文範序

愛國唾餘序

茶業全書序

送賀序

送樛村清德之獨逸序

送末廣子儉之歐洲序

送琴友女史歸國序

賀近藤芳隣罷官序

賀藤田容齋六十初度序

賀秋場桂園七十序

卷中

傳

俳優田之助傳

日薩上人傳

三和親本傳

論

目次

二

義經論

記

大石良雄火爐記

雲根窟記

古梅書屋記

大門窟記

觀墨水走舸記

觀洋人戲馬記

紀

紀那須大右衛門事

說

賢賢易色說

盤說

題跋

題千餘觀世音画像

題百雁圖譜

題王文柏書疑

題王耕野讀書管見

題細井廣澤消息帖

跋檀弓論文

跋文三橋詩帖

西游日記跋

養蠶真寶跋

卷下

碑

柳北成島先生碑

柳北仙史石像贊并序代

泉田二君功德之碑

五良淵脩堤之碑

坂本藤吉製茶之碑

墓碣銘

日鑑上人壽碣銘

雲鳳女史墓碣銘

飯山香雨墓銘

森晚翠翁墓銘

吉田知義翁墓銘

祭文

祭大石良雄文

祭先考覺現公文

通計五十有二篇

目次

四

補遺

詩

古今辭若干首

恕軒文鈔三編目次終



恕軒文鈔三編卷上

東京 天倪信夫祭文則著

書

與中村敬宇論易書

祭頌首嚮在熱海溫泉客舍獲侍讌間聽先生話易曰易卜筮之書也祭則常不信卜筮故一二容喙先生大叱曰不信卜筮則勿讀易不讀易則勿脩聖經當時服其說之快利退而竊以謂徒服於快利不知質所疑而後信服之既而復竊謂趨庭而口論不如

脩辭而心聽之最為宜也。何則先生方今之耆宿。一代之文宗。所以決群論之聚訟。而表聖賢之蘊奧者。固當下筆為法。吐言為則。非如吾輩藉酒力而罵詈人也。孔孟之旨。待門人諸子之問。而其義益明。我之此書。適所以發先生易學之蘊底也耶。請兢兢以聽震雷之鳴。繫辭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意繫辭此條對言言動制器與卜筮。以明易之妙用。非專稱卜筮也。故程傳曰。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躡

學海曰一句破的

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本義又曰。四者皆變化之道也。蓋尚其辭以言。則言有所法。尚其變以動。則動有所則。尚其象以制器。則器合其度。尚其占以卜筮。則卜筮決其疑。此四者所以貴乎聖人之道。而君子之所尚也。則知卜筮君子玩易。四道之一。而非以是為其蘊奧也。周公制禮。易掌之於太卜。然非如今人將往溫泉卜之。欲食豚魚筮之也。且作易者。果何人乎。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可以審知也。聖人以為不可審知。而今人以為可審知。多見其不知量也。其言文王作象辭。周公作爻辭。

中洲曰。僕亦疑十翼非孔子之作。一齋云。周末脩孔子

學者作之或然

孔子作十翼者。司馬遷一家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論也。況卜筮三人占之。三卦各異。一吉一凶一悔吝。將誰適從。其曰從二人之言者。不得已之道辭耳。焉知鬼神之常情乎。且夫欲學聖人之道者。先自孟子始。孟子七篇中。於詩書春秋屢證之。而易則斷不引其一句。豈謂孟子不知易邪。夫子在論語曰。學易可以無大過。言觀陰陽之消息盈虛。以避盈滿而居退損也。非信卜筮以求福祿利益也。論語二十篇。四百八十九章。其論及易者。唯此一章而已。其他不見片言隻辭。由是觀之。聖人之道。在詩書春秋論語。而不

中洲曰仲尼有知將曰孺子可教

學海曰仍用易語妙

在易易之道有四焉。而不專在卜筮。斷可見矣。夫聖人之道。博矣大矣。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使人從其性所好。涵泳浸漬。不知不識。成德達才。非如後儒自信其童觀。以強於人也。以孔子之大德。尚不能使七十子之徒同一其所好。故宰我問短喪之說。曰女安則為之。曾點對以舞雩詠歸。曰吾與點也。蓋人各有所見。姑寬假之。亦無妨也。今夫以一二所見之不符。當面唾罵。使人無地縫可容。恐非君子以虛受人之意也。昔者歐陽公不好易。司馬溫公不好孟子。二公相會。則舍二書而不話。先輩交情之厚。可謂

花顛曰亦用易語喝破

學海曰應得妙只是比較占地步意太高

中洲曰易固以下筮質鬼神之書不得不左袒敬字然在今日讀易者不得不左袒吾兄

花顛曰到底不離易語

至矣。今祭之於先生。豈二公之比乎。然先生信卜筮。祭玩義理。先生尚其占。祭尚其辭。先生喜談鬼神。祭敬脩人事。有太似於二公矣。繫辭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一以為義理之書。一以為卜筮之書。顧古者本有卜筮義理二家。而至我孔夫子。特從其義理。以為修人事之書也。先生以為不然。為啓吾蒙不宣。

依田學海評。高文極有識力。非迂儒腐生所及。然僕竊謂易是卜筮之書。固非說道理之書也。蓋上古質樸淳素。凡百事必問占筮。然後決之。猶今民

間迂筮壘算也。而其文理如解如不解。模糊曖昧。自是箇樣文字。使筮者隨意解之。猶後世織諱圖書符命也。後人傳會理義。寄託深奧。蓋借古書神其說耳。蘇老泉易論得其大意。老兄以為何如。三島中洲評。古人淳樸。信鬼神篤於聖人。故聖人借占筮說道理。以教導之耳。故曰神道設教。然後世人智日開。敬鬼神。而不信鬼神。於是乎宜置占筮。而玩道理。道理之常。詳于詩書春秋。而其變則盡于易。如以時位德三者參互會通。得時措之宜。是也。孔子老而喜易。其意益在此。非信卜筮以求

福祿。吾兄確言。起孔子而質之。必將首肯稱善。
 成島柳北評論鋒快利。使人逡巡辟易。余亦斷乎
 不信卜筮者。若云不信卜筮。勿讀易。則廢之不讀
 耳。

與井上哲二郎論韓子原道書

哲君足下。世儒推尊韓子原道。以為不在孟子七篇
 之下。足下意不謂然。娓娓數百言。剖析辨駁。不遺餘
 力。足下之於學。可謂勤矣。然至其曰仁義非定名。道
 德非虛位。則大有不然者焉。足下亦知所謂仁義道
 德者耶。傳曰仁人也。於文為二人。其一我也。我與彼
 相接之際。隱然生慈愛之心。後我而先彼。所謂仁也。
 凡事有緩急疾徐親疎遠邇之差。能適其宜。不誤其
 行。謂之義。故曰義宜也。裁制事物之謂也。然則仁與
 義在吾人為一定不易之道。而行之者之謂君子。不

楠陰曰一句千斤

學海曰此校似讀
 道學先生文章。恕
 軒翁有時乎為此
 真面目文字可憎
 可畏

三編卷之十一

五

五

音文九實書樓

楠陰曰仁義不明故有疑乎原道因明其名義即正名之意不知者以為迂也

學海曰絕好註脚

又曰一筆奔放如决萬仞之堤何等奇觀

楠陰曰道德屬虛位其不易明此之仁義更甚故下而字一轉說其亦有凶麻姑爬廢不啻

行之者之謂小人。豈可謂仁有君子小人而義有凶有吉乎。道德二字古註疏無明訓。蓋學者之所常識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雖然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達道。以知仁勇為達德。所謂合仁義言之者是也。若推而論之。則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剛柔相濟地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毒藥治病醫之道也。救橫夭於一匕。醫之德也。或炙或燥火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而一點之火。焰烟數里。炎崑岡。焚阿房。一匕半劑。殺人於瞬息。而陰陽錯互。水旱飢饉。毒害斯民間。亦有之。

也

楠陰曰亦此篇之根基也

又曰才鋒無前。學海曰以二子伴講愈見其確不可易

佛氏以空理為道。以寂然不動為德。老子以虛無為道。冲漠無朕為德。足下視之。合仁與義言者。以為異耶。為同耶。由是觀之。豈可謂道德無吉凶乎。道德仁義學者之根基也。於是謬則何適而不謬哉。至其言老子知有大於仁義者。故小仁義。韓子不知有大焉者。故宗仁義。嗚呼亦甚矣。夫杜詩韓文無一字沒來歷。黃山谷既已言之。韓子之言本諸孔孟。韓子而不知道。則孔孟亦不知道也。孔孟而不知道。孰知斯道者。不知足下所學。果以何人為宗哉。嘗聞方望溪塗改八家文。屈悔翁點竄杜詩。古今傳以為笑柄。然方

楠陰曰用箇造及亦是文家伎倆

又曰勁甚

屈所議。不過字句之小疵。足下則併駁及道德。可謂目空千古矣。夫心之不同。如其容貌。愛衛后之鬢髮者。不必好飛燕之輕態。足下好議論。以駁韓子。猶可恕之。然其駁韓子者。乃駁孔孟之漸也。至駁孔孟。則吾決不少假之。讀至末段。果併駁及孟子。蓋駁孟子者。始於荀卿。中於王克。終於司馬公李觀鄭公常。雖然余隱之。著尊孟辨。朱文公著讀尊孟辨。千古之論定矣。大抵古今疑孟子者。不過三說。曰性不可言善。曰湯武以臣弑君。不可為道。曰不可勸諸侯以王耳。然此皆不足以病孟子。道之顯晦。有數而存。今則配

楠陰曰好箇藥石

學海曰文鋒銳利筆氣瀟灑如現千軍萬馬於紙上何敵不敗何靈不陷奇絕快絕

之魯論。稱為論孟。戶讀家誦。世尸祝乎學宮。不亦偉乎。足下嘗通曉六經三史。與聞忠孝仁義之說。非純從事於洋學者之比也。而其言如彼者何耶。意見之偏。自學問不博起。而議論乖戾。生於剛愎不遜之心。可勝歎哉。其他欲辨者甚多。今姑舉其大者。以答盛意耳。僕不知洋學。洋學若果有出孟韓之上者。則請幸教之。此事非望於足下。則將誰望耶。祭再拜。

依田學海評。先生滿腹經學。傾瀉一場。以見學有根抵。非尋常文士。一題一跋。以為一生絕伎者。僕安得不肅然起敬乎。

學海曰

三編卷之五

七

音文所實書林

杉浦楠陰評道德仁義原道根據守其根據扼彼之咽喉左拒右甄不攻自敗譬如破竹一節之後無留又矣非深於文機者烏能如此乎成島柳北評行文自在筆鋒無敵然括君亦必有所見未可輕易論破也支那泰西學術之異同弟亦有定論他日酒間將與兄細論其得失

與某書記官論天狗書

祭頭首再拜某君足下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詢堯老公帳忘年會兩國中村樓時足下罵僕稠中曰此窮措大天狗而吹法螺可惡之甚也僕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僕於天狗足下冷笑曰勿怪法螺謂羅乎法也天狗謂拘乎天也甚哉足下之妄也僕初以謂足下以文學博得好官者而今而後知足下沒字鈍漢僥倖得官也夫天狗夔魅飛仙之類其詳雖不可得而知徵之物茂卿天狗說朝川鼎善庵隨筆村瀨栲亭執苑日涉約略可解法螺字面出法華經涅槃

學海曰先點醒官字以應下文

又曰引證該博徒何處得來

經等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為鳴貝也。且考之爾雅說文。經籍纂詁。未曾見螺與羅狗與拘相通。不知足下據何書為之說。以為醉人讖語邪。足下性不解飲。以為狂人妄語邪。未聞足下有此疾也。不狂不醉而為此無誓之言。傲然誇詡。安知天狗者非夔魅飛仙而沒字鈍漢足下也。法螺者非浮屠氏法樂之器。而小人貪祿位之具也。所可惜者。聖朝購給此無用法螺。拔擢此木葉天狗。授以堂堂爵秩也。昔右中辨藤原俊基。讀延曆寺奏狀。陽謬以楞嚴為慢嚴。以無禮講為文禮講。蓋有深意存焉。今足下之謬。則出於不學。

學海曰。罵得痛快。

而尚曉曉費辨何也。且今之書記官。即古之辨官也。某書記官。豈不恥藤中辨乎。抑足下為嗜金仕乎。佐渡有金山。出羽有銅坑。盡去此之彼。終日矻矻埋首於閃爍中。僕豈為所謂天狗自居。大吹法螺。以欺足下哉。前日座有老公及他客數十人。不欲以私愠妨公之盛會。故今布所懷。足下幸察之。不宜。

依田學海評。辨難攻擊之文。為先生長處。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與駱鈞書

日本信夫祭再拜。大清國駱先生臺下。未挹丰采。先聞高名。門人管谷生轉致拙著。謬污電矚。推弊之隆。賜以高文。曷敢堪當。僕小邦一腐儒。交道極狹。偶有所著。未遇知己。意欲藏諸名山。以俟後之子雲。不圖樗櫟之才。遇匠石之睨。獲知己於海外。何幸加之。僕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後世。今乃得臺下之高文。以取信於天下。喜出望外。拙著三編。竣功在近。將就正於大雅。請勿惜郢斧。時寒威侵膚。為道千萬保。蓄。不宣。

學海曰文字雅潔足稱老手

答管谷生書

某啓不曠半度。既六旬餘。思念懸切。昨忽承手簡。甚
慰鄙意。聞十一月念七已抵北京。波濤萬里。跋涉無
恙。敢不以賀。駱翁序多謝多謝。行文無奇語險句。一
氣呵成。反覺真味。所謂絢爛之極。歸于平談者歟。別
翰謝翁爲轉致。并謝中島君周旋之勞。嚮就一友人。
借某某意見封事。二書論國體。切當時弊。昨官發保
安條例。人心洶洶。有履薄冰之思。足下獲賢主人。隨
行海外大國。日遊名山大川。真可羨耳。伏惟攝飲食。
慎起居。保攝是祈。不悉。

依田學海評小小文字反有許多思致

序

標註十八史略序

楚江曰全篇主旨一言蔽之曰背誦諸記作者多才雖珠璣街目亦唯發揮此一句而已
中洲曰背誦諸記一篇骨子
學海曰奇峭蘄絕殆似王荆公
又曰以通鑑做箇談柄極有結構
楚江曰一段文章妙甚不批點

史可略不可繁何以略之曰便於背誦諸記而已矣
 今夫二十二史浩漭淵博學者往往發望洋之歎不卒業而止即勉強卒業亦漫然過目如行烟霧中如朦朧尋昨夢安能背誦諸記乎宋司馬君實深慮之就歷世史傳薈繁摘要作通鑑二百九十卷然當時王益柔僅一讀而已其後明袁黃又就省其文為歷史綱鑑吳楚材更略為綱鑑易知錄一變而為攬要再變而為集要愈略愈簡至於曾先之十八史略杜

紫綸讀史論略而極矣。然論略或過簡不如史略之繁簡得宜。此書之所以獨盛行于世也。近筮間益三君价門人中田生寄其所著曰標注十八史略者示余序之。有客見而問曰。此書四庫全書提要不載其目。元明史亦無曾先之。是其書與人固不足取。又何標注以附益之乎。余曰不然。古書之偽撰與雖真而不精焉者何限。苟益於世功於人。何問其真贋精粗。况史略未必偽書乎。余幼貧乏插架。惟有蒙求十八史略耳。而講究研磨之久。遂得諳記歷代沿革世次制度治亂興廢之略。後讀通鑑及二十二史。覺迎及

甕江曰引證二條切當本書

學海曰好箇證左

中洲曰一一收拾首段而行文自然不費力何等腕力

學海曰收結有力

而解恢恢乎有餘地矣。蓋此書為之根基也。昔者物徂徠之在南總也。家無藏書。又無師友。獲都三近四書標註讀之。因得以遍通群書。近時古賀侗庵之課生徒也。先使背誦十八史略。而後及他書。則知標註之惠於人。此書之益於世矣。學者欲通帝王正閏。歷數長短。及治亂興亡之蹟。先自十八史略始。而集要而綱鑑。遂博涉温史二十二史。所謂自粗入細。自略入詳。惟見史學之易不見其難。亦何讓於王益柔哉。乃君著此書之意。蓋在于此也。余安得不奮筆贊成乎。既以答客。遂書以為序。

川田甕江評愚亦將應需作此書序。苦難着筆。今讀此篇。文思泉湧。愈出愈妙。古人云。有知無知。相距三十里。亶然亶然。

三島中洲評文理一貫。不支不漫。運筆之妙。自存其間。是非文章家則不能。

依田學海評。文有根抵。有結構。鋪叙之法。疎密之度。莫格不備。不覺頭抵地也。敬服敬服。

金聖歎批評水滸傳序

水滸傳與西遊記。金瓶梅。三國志演義。並稱四大奇書。皆憑虛駕空。變幻詭竒。而水滸傳竒之竒者矣。然不得聖歎之評。不能以成其竒。聖歎天下之竒才也。然不得水滸之文。不能以發其竒。二者相資。猶水與風焉。余少讀廖柴舟撰金聖歎傳。知其個儻高竒。後誦其所評諸書。驚其斬新奇拔。而水滸批評最竒。視之李卓吾舊評。工拙天淵。豈唯板活蠢靈之異。柴舟之言。果不我欺也。夫作文難矣。評人之文亦不易。顧聖歎胸中曾有一部水滸。一旦藉此書以發洩。是以

花顯曰。風水二字。伏後段。

花顛曰照應前段
風水二字

春山曰引毛詩周
鼎易收結筆力可扛

花顛曰以奇字始
以奇字終文章絕
奇

橫說豎說操縱自在其奇有如此者蓋水滸水也聖
歎風也風之與水不期而相遭而波瀾生焉奇趣發
焉是其為奇也非水滸之奇也非聖歎之奇也聖歎
與水滸非能為奇而不能不為奇也毛詩風行水成
文曰漣周易風行水上曰渙渙乎漣乎嗚呼水滸之
奇何至此也書肆柏悅堂銅鐫四大奇書先自金評
水滸傳始价門人石川生來請余序乃言之以鳴其
奇

中村敬宇評此文亦金聖歎之流亞矣作者相題
撰詞自不得不然

小山春山評風水相遭為文之奇蘇家父子往往
言之然今公水滸為水聖歎為風及二人相遭不
要奇而不能不奇之由發文之秘蘊未曾見如此
者使蘇子讀之亦必驚其絕奇矣

花顛道人評自仲兄字文甫說脫化來而運以自
己筆力故自然動人耳

泰西道德確言序

王政復古之業多成於薩長土三藩是以朝廷遇之極厚凡當路執權者三藩之士過半矣蓋門閥既廢矣而藩閥未衰士之立朝也各於其黨觀官秩斯知黨亦天下之勢也大野子醇長門人天資篤實學涉漢洋文淑韓蘇而局踏于微官不得其志尚友古人以自遣焉嗚呼何其藩閥之獨不足昂立其身也一日子醇來投刺自號二虞余笑曰子亦知夫虞初者乎虞初為漢武帝小吏黃衣輜乘奔走乎天下終不得意纔著新誌而止自當時威福玉食之徒視之土

花顛曰此段宜低聲讀之

花顛曰富貴不可恃而著書可恃如斯哉

芥不啻而自今觀之。玉食之徒與草木共漸滅。而虞初之名獨噪于天下。彼生武帝猜疑之世。沈滯輻輳。託無聊於其書。以待後世之知。其志亦悲矣。今也則不然。皇運隆盛。百度維新。苟名一藝。無不拔擢。尚何取諸虞初。況長門三藩之一。而子醇黨類不鮮。又懷抱利器。其功名富貴。可唾手取也。而反韜晦自安。何也。蓋挾勲閥之貴。附隆爵之崇。傲睨顧盼。意氣揚揚。自識者觀之。則其陋且鄙。豈惟嗟來之食。墻間之肉耶。子醇意媿之。是其所以擬虞初也歟。子醇曰。不敢當。亦所願也。乃出此書於懷。請余序。夫泰西諸賢之

花顛曰。罵言痛快

花顛曰。一結極高

道德文章。確言要語。與我聖人之道。不太庭選。若能熟讀深思。有得其意旨。則於修己治人。必有餘師。而子醇平生所養。亦可以知矣。於是乎序。
依田學海評。劈頭將一二奇語。驚人來。使讀者眩亂昏惑。然後徐徐說出己意。是恕軒先生狡獪手段。
中村敬宇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謂子醇知己矣。
大野二虞評。尊序不翅發揮拙編。周到詳悉。適中僕意。如麻姑搔癢。但恥褒辭之過當耳。

唐宋八大家讀本鈔序

小野湖山翁嘗鈔唐宋八大家讀本刊之。客謂余曰：沈氏選評自少至老更易數次。自言治古文必有得於此。則後之學者將講究習熟之。不暇而翁乃鈔之。豈有不满於沈氏者耶。抑亦欲敢自作一家之選耶。余曰：唯唯否否。翁則有不得已者耳。夫學作者。學古人聲調語氣也。欲學古人聲調語氣者。莫若熟誦古文焉。而古文不須多。多則難熟。故先就八家文。掄選近吾性者十數篇。反覆熟誦。使其聲調語氣。騰之吾口。移之吾心。注之吾筆。浹洽浸漬。吾之與古人。吻

學海曰：婉轉流暢
用筆自在。不如此
何以爲當今名家。

合一致則必有所默會矣。善哉文公朱子之言曰。韓退之蘓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聲響猶聲調也。蓋文之巧拙。全在得其聲調與否。文家所謂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等。皆此聲調之謂也。抑所貴於選者。以其簡而約也。沈氏之選。精則精矣。猶未簡約。是翁之所以不得已於斯編也歟。明初朱右始作八先生文集。其後唐荆川著八家文編。茅鹿門選八大家文鈔。而沈氏有讀本之編。次愈簡而愈約。嗚呼。孰謂鈔之又鈔。無益于世耶。中村敬字評。不動聲色。吾兄之文大進矣。

花顛曰。援引古書。隨勢收筆。

依田學海評。八家文序。汗牛充棟。無可復言者。不知何處著筆。先生從容自在。於無可言之中。而言之。何等才情。何等才筆。

叙事文範序

學海曰暢快通達是六一長處

文莫難於叙事。叙事之文莫善於簡潔。雖然徒務簡
 省則失之艱澁。神氣索然。不為宋景文者幾希。夫辭
 約而事備。言簡而意盡。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此之
 謂文之妙。蓋觀左氏乎。曰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
 皆見。曰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曰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豈非辭約而事備乎。善學左氏者為司馬
 遷。其紀高祖聞蕭何亡大歎息事曰如失左右手。又
 紀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其見廢。無來問者。
 曰門外可設雀羅。豈非言簡而意盡乎。且馬遷有奇

敬字曰漆一白妙

氣其發為文。狂雲怒濤。光怪陸離。流溢楮墨間。文至於此。可謂能事畢矣。國朝天明以來。文士輩出。然其文非記則序。故恒用力議論。叙事則舍諸。如近時中井竹山。賴山陽。自謂長於叙事。識者猶憾其艱澁。疎略。餘則可知矣。宮崎璋藏著叙事文範。漢文以復和文。和文以譯漢文。有簡潔者。有暢達者。學左氏無摸擬之痕。微馬遷無剽襲之陋。初學由是學焉。則矯其弊。歸之正。未必不為對症良藥。而文之豐約中。度亦庶幾有悟也。余於璋藏為父執。點竄之勞。不可辭。乃一再校閱。遂評而序之。

中村敬字評。以簡潔為善。泛論不確。乃引證左馬中三四文例。意思躍然。令讀者稱快。○屈于彼者。有伸于此。吾兄暫屈于時。而大伸于文矣。余讀是篇知之。

依田學海評。行文流暢。運筆自在。

中三四大國我... 山林... 音文九實言林

愛國唾餘序

身窮然後工於詩。志屈然後奇於才。蓋窮則愈憤。屈則益激。是以不求工而自工。不期奇而自奇。即知古人著書。大抵成乎困厄悲愁之時矣。山田風外拾収新聞社諸子。成島柳北以下。凡數十人。獄中所作詩一百餘首。曰愛國唾餘。价柳北氏書問序於余。夫昌黎之貶于潮。東坡之謫于黃。鬱悶無聊。由庸人觀之。當志氣沮喪。而文辭孱弱。而其所著筆鋒銳利。倍從平生何也。先輩嘗曰。海外文字。有得於風濤之勢。余則謂此亦成乎困厄悲愁之餘。尚何藉手於馮夷靈

妃耶。諸子慷慨愛國。文字買禍。困厄悲愁。亦極。於是瘦骨代筆。熱血代墨。以詩以文。以歌以泣。所謂不求工而自工。不期奇而自奇者。非耶。曩者柳北之下獄也。余為作序贈之。頗論當時大勢。今無可復言者。雖然。風外之志。亦出於慷慨愛國之餘。余安得不搜枯腸。以一言乎哉。

成島柳北評。老兄氣魄極厚。故咄嗟之作。亦毫無輕浮之弊矣。

祭曰。柳翁評點此篇。後數月溘焉而逝。今及整頓第三集。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茶業全書序

學海曰。考證之文。亦可有一。

余嘗讀日本後紀云。弘仁六年夏六月。令畿內及近江丹波播摩等國植茶。每年獻之。蓋此為製茶權輿。後建久中。僧榮西歸自唐山。種茶于振脊于梅尾于宇治。而宇治為最焉。夫宇治固宜於茶。然不得其養。安能至此。苟得其養。則雖他方何讓焉。是星田茂韓所以著茶業全書也。此篇取體於農業全書。更出機軸。凡茶樹培養。以至製法秘訣。網羅無遺。蓋宇治之為地。叡山聳天際。鴨川繞其麓。故其茶帶山水精靈之氣。而參遠駿則東照公發祥之地。故其氣味芳冽。

又曰。評茶味處。大是創論。

和甘茂韓參河人。以故於靜岡製方。尤致思焉。而吾曹生長於清世。間坐煮茗。潤枯吻。澤燥胃。不可不識其所由也。抑弘仁距今千有餘年。自嵯峨帝一下令。民至今受其賜。則帝德終不可誼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茂韓有焉。戊子七月初二。午睡方覺。啜苦茶一椀。序之。

依田學海評論有淵源。是學者言。

送賀序

送檉村清德之獨逸序

學海曰。延節夫來做箇陪客。然後說入本題。便不寂寞。敬字曰。誠然誠然。

亡友木原節夫之嬰疾於崎玉校舍也。使眾醫視之。皆曰疾不可為也。或以為腸癰。或以為血魄。乃來都下。請治檉村清德君。君一診曰。是非癰非魄。譬如腸中含煤。炭氣徐掃之。則瘳。投劑數日。果如其言。節夫謂余曰。僕自幼多病。識醫亦多。未嘗有如檉村國手者矣。子若有疾。則問諸檉村氏。客歲余病咳嗽。寢不能交睫。眾醫束手。因延君診之。曰。是可治矣。服藥旬餘。果如其言。余於是始信節夫之不吾欺。而君之為

春山曰。西果如其言。史遷遺法。

學海曰鋪張一番
做箇門面處先生
慣用手法

春山曰說洋醫精
技處微折秋毫

良醫也。今茲四月。君將遊獨逸國。以益究其術。請余一言。夫我國漢醫之行于世久矣。有古方。有今方。令方僻于溫補。古方僻于汗下。而並未知人身窮理之為何物。至近時。西洋醫方盛行。則先講內景解剖之實理。識三腔十器之運動。究眾病之源委。審內外之感傷。然後鍛鍊金石之精液。蒸雷果實之脂髓。細心斟酌。以救療疾疢。其廣大精微。自有醫方以來所未聞也。君幼講明其術。長試之病者。所得甚多。終著新纂藥物學。一般療法等書。鬱然為大家。請治者戶外屢常滿。官聞之。方除醫學教授。而君請于朝。將有海

學海曰收到節夫
有法
敬字曰余亦云

外萬里之行。其意謂吾學未足飽我心。苟就被土大家問之。必有獲於文字影響之外者矣。蓋醫莫善於西洋。西洋莫善於獨逸。學者於是講究鍊熟。則起死肉骨。可運諸掌上矣。顧方今遊海外者。何限。來索贈言。不堪其煩。將何處下筆。故嚴定家規。凡送序必有我感於吾心者。而後始可許也。不然一切謝遣之。獨於國手有不可已者。雖然。國手之術之名。既已嘖嘖乎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所以區區于此。亦發於有感而已。嗚呼。節夫逝矣。奮筆送其行者。非余而誰。

中村敬字評。不可已于言而後言。宜乎鏗鏘如發金石也。

小山春山評。一氣磅礴。隨筆流注。猶良鑿之洞。察病因而投神劑。恢恢乎有餘地。恕軒集中出色文字。

送末廣子儉之歐洲序

末廣子儉主編朝野新聞。先是成島柳北為之。以諧謔諷諭為世所艷稱。柳北沒矣。或曰社式微乎。子儉奮然曰。彼以諧謔。我以莊語。彼以諷諭。我以直說。彼藉花柳以遺悶。我獎志士以諤諤。遂一變其體。使社名不墜也。居數月。聲價大興。世莫不知。鐵腸先生名者矣。今茲四月子儉有歐洲之行。平素知交士。各賦詩送之。累百餘篇。既載新紙者數十首。蓋其詩將因子儉而著。子儉非因詩而為重也。余與柳北相識。因又得識子儉。子儉謂余曰。獲諸子千首。不如得君一

學海曰無此一小結殆不成章段

篇君盍為我言之。余不敢當。然余嘗有送柳北序。子
 儉之請不可辭。乃謂之曰。近今遊歐洲者何限。其所
 志不過鈞名博官。故徒視其外而遺其中。眩其聲而
 失其實。驚愕彼之張擴夸大。不顧我之國體何如。曰
 歐之政事整齊。無一缺漏。我可以倣焉。歐之風俗純
 良。無一瑕疵。我可以擬焉。歐之百工伎藝精巧緻密。
 我何不夙企及焉。不圖情勢不酌。緩急惟歐之摸倣。
 此非特邦人好新奇之罪。抑亦遊歐者所鼓舞竦動
 之罪也。今子儉之遊。則不然。入其國而視其俗。由其
 俗而觀其政。知其所長而察其所短。不拘泥。不執滯。

學海曰叔柳北妙

施治之方。牧民之術。靡弗研究而通曉也。視諸世之
 一航海一遊歐。鈞名博官之徒。大異其撰矣。昔者柳
 北歸自歐洲。著航西日乘。頗悉其情實。曰。勿醉洋酒。
 洋酒味甘。使人昏迷。嗚呼。今之人。不昏迷。洋酒者。殆
 希。子儉才學文章。不讓柳北。此行亦將有所著。余候
 揭其新紙。坐而聽其餘論。不亦快乎。遂一言勸之曰。
 行矣。子儉。國會大議。在于目睫。其何可遲滯也。是為
 序。

依田學海評。大聲喝破。何等快絕。當今文章。多阿
 諛頌贊。殆聾人耳。得此一篇。如鳳鳴朝陽。讀畢。浮

一大白。

小山春山評自柳北入本題。彼我本末之形勢。論得精確。主客分明。段落井然。非老于文者。誰與此乎。

送琴友女史歸國序

學海曰。擘頭徒講詩。說出文有法度。老鍊之極。

余頃聚生徒講毛詩。琴友女史亦與焉。女史伊豫人。父某好學業。鑿使女史讀書講學。薰陶具至。既而女史來東京。受業筱田雲鳳。又從余遊。余日課生徒。以詩書易論語。孟莊左馬。女史討論講究。間有發揮蘊奧。使鬚眉男兒辟易者。既而婚嫁有期。將歸鄉里。請余曰。先生其一言以贖妾。余曰。余頃講毛詩。請贈以毛詩之說可乎。夫夫婦者人倫之始。其義三百篇備矣。而關雎首章。最切於室家之初。蓋女之處於家。猶睢鳩之在于洲。其才色之聞于外。又猶關關和鳴。使

學海曰。才色二字。是後葉。

又曰關雎或云后妃作或云侍女作要之淑女謂后妃也今如此說似后妃之不妬忌能容衆妾僕未知其說所出敢問

祭曰是毛長相傳之說確不可易也

三溪曰史眼如炬

學海曰以下索性把婦人賢不肖議論一番極妙

人喜也。夫后妃有關雎之德。尚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謂幽閒貞靜之淑女。而後互以爲君子之好匹。已何德以堪之。此其所以爲美德也。其他二南二十有三篇。莫不出於幽閒貞靜之意。且后妃之能助其夫者。不一而足矣。聖人惟取不妬忌之詩。至於四五章。何也。婦女之失德。最在於妬忌。獨孤后之於隋文。呂后之於漢高。皆行妬忌於宮闈。而卒至宗祀絕滅。生靈塗炭。聖人垂訓之意。深且遠矣。大抵婦人之性。以自許爲常。是故微有姿色。自謂天下無加於我之美。僅解文字。自謂天下無加於我之賢。是以其夫有小過。

學海曰雙關文法宜雙收

三溪曰薛華以下龍經之語以經解經此又伐柯之意

又曰千回萬轉至此收結

又曰仍以詩爲餘波妙妙

輒拂然色于面。曰吾顏如薛華。而二三其德。我賢何讓大姒。而譁浪笑。嗚呼。豈有賢女而誇色慢夫者耶。豈有貞婦而銜才驕人者耶。聞女史幼喪母氏。鞠育於繼母。而繼母視如己出。女史事之如所生。人不能辨也。余以女史能事于父母。知其必能事于夫。以能事于夫。知其必不妬忌也。不然。設令才學文章。如蔡姬班女其人。背誦詩書易論語孟莊左馬。何足以爲多乎。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女史其莫忘余講毛詩也。

依田學海評。有淵源。有本末。根抵經義。以發之文。

字。是儒者之文。非文人之文也。

菊池三溪評。法度森嚴。研鍊雅潔。一篇一部葩經
註釋。

賀近藤芳隣罷官序

余聞芳隣先生罷官將賀之。客罵曰。咄。罷官可弔。而不可賀也。傳云。仲尼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無君則弔。今子可弔而賀。不己悖乎。曰。士之罷官也。猶農夫之喪田。商賈之失財也。農夫無田不能耕。商賈無財不能通。有無。士則不耕不織。不通有無。以其所學仕于君焉耳。若不得於君。罷官奪俸。則出不能以行其所志。入不能以祭祖先。養父母。畜妻子。若之何。不弔。雖然。在他人可弔。而在先生。則不足弔也。先生學涉漢英文。兼和漢善詩及國歌。行修於家。而德孚

學海曰近世士無常祿以官為家一朝視之其饑困宜矣不得以農商比之

於人而其於算法數學則嘗傳之海外以窮其蘊奧。號為海內巨擘。創立攻玉社。弟子殆三千。設令不出而仕。綽綽乎有餘裕矣。先生之服職海軍省。布德施業。于茲有年矣。進班從五位一等教授。其罷職也。優俸以養老。先生撫躬感激曰。老駑荷伏櫪之恩。嗚呼。先生非馬之千里者乎。而其謙辭如是。可以見其為人。也。方今官大革其制。士之罷官廢職。無慮幾千人。氣餒力撓。面無生色者。不可勝數。亦何不愧於農之與商哉。今先生則有三月之弔。而無皇皇之色。間坐一室。左右圖書。手盃鼓琴。言笑啞啞。如與世相忘者。

學海曰拈來故事作結大有氣力

是余之所以將弔而敢賀也。若夫以官為家。罷則兒號妻啼。失其本心。將弔不暇。何賀之有。昔人有賀公庫之燒者。有賀人之貧者。有賀人之火者。而未嘗有賀人之罷官者。余則為先生賀之。

依田學海評。罷官解職。不得不售文字為活。漢學書生之苦。至此極矣。猶洋學士數行橫文。化為百萬楮幣。此則當今情態也。先生罷官教授。蓋出不得已耳。余竊表賀。而陰弔之。花顛道人評。從柳柳州賀王參元失火書得來。直叙胸臆。不復踏襲。故能動人。

賀藤田容齋六十初度序

加賀容齋藤田先生。今茲六十初度。其門人相謀。各
 獻歌頌。壽其誕辰。又遙屬余為序。余謂壽序易腐。將
 何以應焉。夫托物以為禎祥耶。徂徠之松。淇園之竹。
 丹頂綠毛。紫芝南極。可壽可賀之物亦多矣。何獨詩
 文之取哉。嘻。吾知之矣。胡天游曰。古今人皆死。唯能
 文章者不死。今夫乘高軒。駕駟馬。鏤金為冠。赫奕道
 路。盛矣。然一朝蓋棺。世不復舉其姓名。是雖得百歲
 壽。猶夭也。大厦高樓。飲珍饌。醉精醇。擁美姬。玩變童。
 快矣。然三寸息絕。人不復記其伊誰。是雖至萬斯壽。

學海曰。夾入一句。
 如一粒金丹。

學海曰絢爛璀璨見其才之富

猶殤也。唯能文之士。其人死而其文益傳。其身朽而其名益顯。豈非壽而不死乎。天之生斯人。固欲之壽。人亦誰不欲其壽。苟欲其壽。非文章不可。徂徠之松。淇園之竹。經歲寒而不凋。可謂壽矣。而有時乎枯。丹頂之鶴。綠毛之龜。可謂壽矣。而有時乎死。南極之星。紫芝之菌。可謂瑞矣。而有時乎缺。均不足以壽先生。於是余假天游之雋語。以侑其壽觴。又朗誦之。以分其餘瀝。使他人與其壽。是乃先生之意。先生聞之。必拍案稱妙。自賀其壽亡疑也。顧及門諸子。若詩若頌。咸足以資先生之壽。而余文萎茶不振。無足以資其

學海曰應筆

壽。是可愧也。雖然諸子既能壽。先生於今日。則是序之作。曷嘗不壽。先生於百歲之後哉。於是乎先生亦可謂不死矣。若夫先生齒德并高。為大邦之師表者。諸子頌贊悉矣。故余道天之命於文人者。賀之。而先生豈特一文人而已矣哉。

依田學海評。是祝他之壽。以舉自己之文。所謂借人杯酒。澆己壘塊者。

中村敬字評。拿得能文章者不死一句。以下信筆一掃。絕不費力。

小山春山評。自文章不死四字。組織一篇好文章。

才華煥發。絢爛奪目。而不離於法。是 恕軒兄擅
場之處。

賀秋塲桂園七秩序

壽豈易言乎。蓋有獲之于天者。有成之於人者。人之
與天雖異。其所以為壽一也。雖然天壽全矣。而人壽
可致。人壽致矣。而天壽可保。是故天壽全而人壽不
足。與人壽全。而天壽不足。皆謂無壽可也。壽豈易言
乎。今之有斯二壽者。唯我秋塲翁桂園乎。翁北總人。
家于緡水之澁。世為里正。一鄉被其澤者多矣。至翁
以文學著。文士之遊其土。皆以翁為東道。翁風流蘊
藉。好書好詩。每客來先傾一大白。酣暢自適。言笑啞
啞。客輒停留不去。慈善所積。不與壽期。而壽來矣。今

學海曰有老驥千里之勢

然軒文金

三編卷之十一

音文加賞書格

茲翁齡甫七十。而矍鑠健飲。不減少壯。一日着屐來于京。徵頌言於諸名流。蓋都下今日稱名流大家者。大抵昔時主翁之家。豈不亦盛乎。夫翁有此德。而其壽始全。洵乎天之壽。與人之壽。皆為翁所有也。吾觀古之延年長壽者。却欲寡思。嘗神丹。服靈藥。方能躋斯域。今之求長生。耄期者。首戴獼帽。頸纏白布。口抵呼吸器。朝哺牛乳。夕喫雞豚。于溫泉。于海水。莫養不備。而其壽反不及古人。何也。古今雖不相同。並其天不足。而徒求之於人。皆不足以為壽。壽豈易言乎。然則謂古今人皆無壽。而翁獨有之。曷不可哉。而又都

敬字曰妙如画

下一代之選。若詩若文。以獻壽頌。以侑一觴。則天之所以屬于翁者。亦已厚矣。余與翁交。殆二十年。其詠鶴詠龜。詠南山與松柏。尋常嘉言。未足以壽翁。乃為天壽人壽。完然圓備之說。以侑翁一觴。庶幾翁之啞然大笑。更浮一大白。以自祝其壽也。若夫八十九。一百歲之壽。余又將奮出奇思。以謳歌其無涯。於戲。壽豈易言乎。是為桂園翁七十序。

依田學海評。桂翁余二十四五年前一謁耳。時年可四十。今見之。依然猶舊也。其健可知。先生此文。以天與人稱之。蓋其年則天也。其健則人也。僕欲

作一文壽之。偶屬疾病。未執筆。且恥老人之健也。
中村敬字評。壽序易陳腐。此文出人意表。叙事新
奇。天倪主人得意文也。

恕軒文鈔三篇卷上終

010190527226

48-13685

